

سِينَةُ النَّسَائِي

# 奈萨仪圣训集

奈萨仪

辑录

穆萨·余崇仁

译

宗教文化出版社

سِينُ النَّسَائِي

奈萨仪圣训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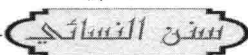
奈萨仪

辑录

穆萨·余崇仁

译

 宗教文化出版社



## 序 一

### 奉普慈特慈的安拉之名

陈广元<sup>①</sup>

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艾布·达乌德圣训集》、《奈萨仪圣训集》、《提尔米兹圣训集》和《伊本·马哲圣训集》后,伊斯兰教逊尼派六大部权威圣训集的中译本,已在中国全部出版发行,这是中国穆斯林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更是一件可贺可喜的事情。

伊斯兰教经典中,圣训的地位仅次于《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立法立法的根本经典。圣训不仅辑录了穆圣的言行,也在阐释《古兰经》的基础上,对穆圣时代不断出现的新事务、新问题作出裁决,成为伊斯兰教立法的第二渊源。如果说,《古兰经》是纲和令,那么,圣训就是目和行。《古兰经》来自安拉,圣训来自穆圣,教人垂范。换言之,《古兰经》指引穆斯林走正道,圣训指导穆斯林如何行正道。穆圣说:“最好的语言是安拉的经典,最好的道路是穆罕默德的圣行。”因此,对穆斯林而言,《古兰经》和圣训缺一不可。

六大部圣训集的辑录,主要完成于公元九世纪。六位圣训辑录家跋山涉水,不辞劳累,搜集穆圣的言行,对每一段圣训,甚至一个词汇,都严加考证,辨别真伪。六位辑录家在近一个世纪里,完成了他们的神圣使命,将圣训辑录成册,整理成书,传行于世。他们虔诚的信念、端庄的思想、坚韧的精神,为穆斯林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由于主客观原因,中国穆斯林对圣训的重视和学习尚不够,导致有人错误地认为,《古兰经》才是伊斯兰教唯一的立教立法之根。对此,穆圣曾说:“我绝不愿看到,有人靠在自己的软床上,当我的命令或禁令昭示他时,他说:‘我们不知道,我们遵守我们在安拉经典中看到的戒律(意为他们只遵《古兰经》,不遵其他)。’”然而,从生活实践看,作为穆圣的言传身教,圣训是穆斯林如何践行伊斯兰的最佳范本。

圣训内容丰富,上至对《古兰经》的阐释及如何履行宗教功课,下至穆斯林应该怎样为人处事和生活细节。可以说,圣训是对《古兰经》具体化和行为化的生动体现。在这个体现过程中,履行使命的穆圣形象也随之展现在穆斯林眼前。因此,圣训既是教义教法的典籍,也是穆圣崇高行为的言行

<sup>①</sup> 陈广元大阿訇,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中国伊斯兰教教务指导委员会主任。

实录。所以,学习圣训,不仅要学习教门知识,还要学习言行知识。穆圣的言行概括起来主要是三个方面——中正的路线、宽容的思想、高尚的品德。这不仅是伊斯兰教行于世、立于地的基石,也是穆斯林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的最高范式。

学习圣训,对于中国穆斯林而言,尤为重要。中国地处东方,不同的社会环境和生活习俗,需要中国穆斯林汲取《古兰经》和圣训的教义教法依据。伊斯兰教是全人类的宗教,适合全人类的社会生活。《古兰经》内容深奥精妙,需要有权威的注释,才能理解经文的涵义,但中国穆斯林大多不懂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无法阅读权威的《古兰经》注释本,仅能聆听阿訇们口耳相传。圣训,是中国穆斯林深入了解和践行伊斯兰教的阶梯,是中国穆斯林学习教门的范本。穆斯林的法宝就是《古兰经》和圣训,要从《古兰经》和圣训中寻找教义教法依据。

此次出版的这四部圣训:《奈萨仪圣训集》,从辑录来看,该部圣训出处严谨,真实地反映了辑录的过程;《提尔米兹圣训集》和《伊本·马哲圣训集》,文本简练,文字流畅;《艾布·达乌德圣训集》,是最有特色的一部经典,根据问题编排圣训,将穆圣对一个问题的多种说法同时编排,个别地方还有辑录者对有关争议问题的见解,虽然不代表圣训,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应该说,六大部圣训集各有特色,尽管大部分内容有重合,但也严谨地反映出六大部圣训集相互印证,奠定了圣训不容质疑的真谛。

长期以来,中国穆斯林阅读的圣训大多是圣训选段。六大部圣训集的出版,将会极大地推动圣训在中国穆斯林中的学习和研究,对各界关心和尊重伊斯兰教的朋友们阅读圣训提供方便,也对有关科研院所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学术资料。同时,对于爱好阅读经典的穆斯林来说,通读六大部圣训集更会提高他们对伊斯兰教的认识和升华。我希望那些坚守在教门一线的阿訇们引证经训,引导广大穆斯林群众走两世兼顾的伊斯兰教中正之道。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多元化、世界多极化的不断深入,摆在宗教工作者面前的问题日趋复杂。面对这种现实情况,中国伊协积极开展“解经”工作,深入探索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和谐点。为此,中国伊协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译经”工作是其中之一。有了权威的经典作支撑,我们就能把当代涉及伊斯兰的问题想得、讲得更深更透,解经工作就会做得更好更顺。

余崇仁阿訇是中国伊斯兰教教务指导委员会委员,也是中国伊协解经工作的骨干人员。这些年来,在中国伊协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伊协的帮助支持下,他翻译出版了六大圣训集中的五部。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了祁学义阿訇翻译的《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余崇仁阿訇翻译的其他五部圣训集列入了中国伊协和宗教文化出版社的出版计划。《穆斯林圣训实录》在中国伊协支持下,2009年已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受到广大穆斯林好评。《艾布·达乌德圣训集》、《奈萨仪圣训集》、《提尔米兹圣训集》和《伊本·马哲圣训集》四部圣训集也由中国伊协和宗教文化出版社计划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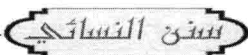
穆圣曾说:“学者的墨浓于烈士的血。”圣训的传承中流淌着我们伊斯兰先辈们的艰辛的汗水,衷心希望阿訇、学者和广大中国穆斯林群众认真积极地研读圣训,从中探寻爱国、和平、团结、宽容等方面的教义教法依据,造福桑梓,建设祖国,胸怀天下,为世界和平作出积极的贡献。

余崇仁阿訇天资聪慧,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念经人,他出生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教门氛围浓厚的同心县韦州镇,该地阿訇辈出,在当地经学老师的教导下,学完经堂教育基本课程后前往银川求学,又赴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和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深造,学业有成,年轻有为,业界佼佼。难能可

贵的是,他在繁重的教务之余,十多年来埋首灯下,钻研圣训,心无旁骛,专心译经,洋洋洒洒,几百万字,个中甘味不言而喻。现在,他的努力终于结出硕果,我向他表示衷心的祝贺,同时也殷切地希望他再接再厉,为民族团结、宗教和顺,弘扬伊斯兰教优秀文化多做贡献。

是为序!

2012年10月25日于北京



## 序 二

### 十年磨一剑 潜心译圣训

奉普慈特慈的安拉之名

谢生林<sup>①</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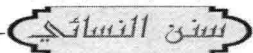
凡是安拉启示的宗教,皆有凭经立教、依经言教、据经行教的根本经典,伊斯兰教概莫能外。根据伊斯兰教教义,作为安拉选择和喜悦的宗教,伊斯兰教赖以立本的两大经典,分别是《古兰经》和圣训。

《古兰经》是安拉的语言,圣训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在二十三年内传教、立教、言教、行教、执教的言行录,有的阐述宗教义务和教法律例,有的论述社会义务和世界治理,有的涉及伦理道德和修身养性,有的涉及文化教育和求知求学,内容丰富涉猎广泛,成为《古兰经》经文的权威注释、延伸、补充和强调。因此,圣训对理解《古兰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不仅是对《古兰经》的最准确诠释,而且对理解《古兰经》发挥着不可或缺的辅助作用,正如著名再传弟子圣训辑录家伊本·谢哈布·穆罕默德·祖海里(? - 伊历 124 年/ ? - 公元 742 年)所言:“《古兰经》需要圣训,远远胜过圣训对《古兰经》的需要。”

伊斯兰教早期的学术活动,主要体现在收集、成册和定本《古兰经》,以及通过口耳相传的形式阐释释义、传述圣训、演绎教律、叙述历史、劝谕传教等。鉴于圣训是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的第二渊源,在《古兰经》定本后,各地圣训学家便不遗余力地致力于搜集、整理、编辑和定本圣训集,经过百年之久的辛勤努力,举世公认的六大部权威圣训集最终形成,分别是《布哈里圣训实录》、《穆斯林圣训实录》、《艾布·达乌德圣训集》、《奈萨仪圣训集》、《提尔米兹圣训集》和《伊本·马哲圣训集》。这六大部圣训集,历经千辛辑录成册,传播普及世界各地,为历代穆斯林所熟知和遵循。

六大部圣训集,因主客观原因,传入中国的时间,晚于传入世界其他地区。明末清初以来,中国穆斯林学术界关于《古兰经》介绍、翻译的成果,远多于对圣训的介绍、翻译。原因主要在于,其一,《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第一渊源”,圣训是伊斯兰教的“第二渊源”,因此包括中国穆斯林在内的世界穆斯林,重视《古兰经》翻译的程度,多于重视圣训翻译的程度。其二,《古兰经》仅此一本,而圣

<sup>①</sup> 谢生林,中国伊斯兰教协会顾问,宁夏回族自治区伊斯兰教协会名誉会长。



训集多达六部,从翻译角度来讲,具有更大难度。其三,《古兰经》文本传入中国的时间,早于六大部圣训集文本的传入。其四,缺乏翻译圣训的专业学者。基于以上四个原因,中国伊斯兰学术界翻译圣训集的时间,滞后于翻译《古兰经》的时间,圣训翻译版本,也就相对较少,屈指可数。

令人欣慰的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伊斯兰教学术的繁荣发展,促使圣训翻译事业空前蓬勃。这主要是,中国伊斯兰教学术界新生代学者,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对六大部圣训集的介绍、研究和翻译给予了高度重视,成果喜人。其中,宁夏穆斯林学者余崇仁阿訇,十年磨一剑,潜心译圣训,不仅成功翻译和出版了六大部圣训集位列第二的《穆斯林圣训实录》,近期又相继完成了《艾布·达乌德圣训集》、《奈萨仪圣训集》、《提尔米兹圣训集》、《伊本·马哲圣训集》四部圣训集的翻译工作,从而使六大部圣训集(包括祁学义阿訇翻译的《布哈里圣训实录》)的中文版本,在中国相继面世。六大部圣训集中文版的问世,不仅有力推动中国伊斯兰教学术事业的发展,而且为促进中国圣训研究领域的拓展,为丰富中国伊斯兰教经学的内涵,发挥了相应的积极作用。

译者余崇仁阿訇,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青年学者。我作为他的同行,从伊斯兰教经学水平来讲,毫不夸张地说,他堪称宁夏伊斯兰教界的俊才;作为他的长辈,从他的学业和执教经历而言,我是看着他一步步成长起来的,他在认真履行教务工作的同时,孜孜以求,好读书,善思考,勤耕耘,以持之以恒的毅力和锲而不舍的精神,译介了五大部圣训集。为此,耄耋之年的我感到欣慰——中国伊斯兰教事业后继不乏人,觉得踏实——中国伊斯兰教学术研究和阿訇开学相辅相成!

值余崇仁阿訇翻译的四大部圣训集的中文本同时问世之时,内心深处禁不住地想对我的这位青年同行和后起晚辈说,青春读经典,岁月译圣训,阿訇一生,足矣!

是为贺!

2012年10月25日于银川

## 序 三

### 十年心旅 锲而不舍

#### 奉普慈特慈的安拉之名

杨发明<sup>①</sup>

一切赞颂全归安拉,阐明真理指引正道的主,万物见证他为宇宙的主宰。安拉所引导者,无人使之迷误;安拉使迷误者,无人能以引导。我见证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仆人和使者,愿安拉赐福于他和眷属及其全体门弟子们。

《古兰经》云:“你说:‘一切赞颂全归安拉,他将显示给你们他的迹象,你们就认识它。你们的主并不忽视你们的行为。’”(27:93)

“信士们啊!你们应当敬畏安拉,应当说真话。他就改善你们的行为,就赦宥你们的罪过。服从安拉及其使者的人,确已获得伟大的成功。”(33:70-71)

众所周知,《古兰经》是伊斯兰教最权威、最尊贵的经典,是造物主安拉的语言,是穆圣奉安拉之命,在二十三年传教过程受到的启示,是穆斯林在宗教与世俗生活中的根本依据。日常生活中,人们学习《古兰经》,对其深刻含义和原则指示有时理解不透,遇到疑难问题而感到困惑,或对履行经文法令需要更具体的实施细则。这种情况下,圣训是穆斯林学习、理解和贯彻《古兰经》精神最可靠、最权威的指导。

圣训是先知穆罕默德传教、立教的语言、行为、默许及其形态特点和道德品质的总称。圣训是阿拉伯语“哈迪斯”(Al-Hadith)的意译,又称“逊奈”(Al-Sunnah,行为、常道)、“艾赫巴尔”(Al-Akhbar,消息、表述),中国穆斯林学者还译作圣谕,有时亦称穆圣的嘉言懿行。先知穆罕默德门弟子论述宗教、经训和实践教理的重要言行,凡经他认可和赞许的也被列为圣训的范围。

圣训为伊斯兰教的重要文化遗产之一,经辑录定本的圣训集被视为仅次于《古兰经》的经典,是对《古兰经》思想的阐释,它对伊斯兰教的教义、教律、教制、礼仪和道德作出了全面回答和论述。成为各法学家立法、制法的第二位渊源和依据,也是历代教职人员、学者进行宣教和立论、立说的依据,受到穆斯林的高度尊崇。

<sup>①</sup> 杨发明,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宁夏回族自治区伊斯兰教协会会长。

在伊斯兰教中,圣训的地位仅次于《古兰经》。圣训内容丰富,无所不包,有先知穆罕默德对《古兰经》的解释,也有以他同门弟子对话的形式发表的有关教义、教法的训诫和道德教诲,以及他以身作则履行宗教功修和从事社会事务活动的记录,是对《古兰经》纲领、基本思想和原则精神的具体阐释。圣训涉及伊斯兰教信仰、义理、教律、教规、功修、仪礼,乃至伦理道德、为人处世、生活规范,包括处理解决穆斯林社会与个人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宗教、民族、文化、教育、家庭、婚姻、财产、民事等问题。

圣训的搜集、整理与辑录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著名圣训集有:《布哈里圣训实录》、《穆斯林圣训实录》、《艾布·达乌德圣训集》、《奈萨仪圣训集》(又称《圣训小集》、《穆吉泰巴圣训集》)、《提尔米兹圣训集》和《伊本·马哲圣训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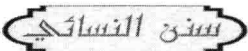
圣训与《古兰经》的关系十分密切,倘若没有圣训,就无法正确地理解《古兰经》。圣训是对《古兰经》的证实与肯定,是《古兰经》的权威注释,《古兰经》中涉及教律的经文多为提纲挈领性,圣训对其做了详细的说明和解释;是对《古兰经》的充实和更为细化的诠释,《古兰经》中没有的法律条文,圣训又增加、补充之。通过圣训,可以更多、更深、更好地学习与了解伊斯兰教的传播过程及发展历史;通过圣训,可以循序渐进地、由浅入深地熟悉与掌握穆斯林的宇宙观、人生观、“认主独一”观,“两世并重”观、是非善恶观、生死前定观、苦乐祸福观、荣辱进退观……从而对伊斯兰文化获得系统的、全面的、整体的理性认识。通过圣训,还可以对先知穆罕默德的嘉言懿行、品德修养加以学习和效法,从而塑造人们怎样做一个合格的穆斯林。

中国伊斯兰教学者十分重视圣训的翻译、研究与介绍,在各地清真寺经堂教育中作为基本教材讲授。在清真寺经堂教育中开设的13种教材中就有两种为圣训:《虎托布》和《艾尔白欧》。《虎托布》与《艾尔白欧》均为40段圣训的波斯文注释,前者侧重于宗教道德,后者侧重于人生哲理。虽然早期的中国伊斯兰教学者重视圣训的教与学,但圣训的译介和研究却一直未能发展起来。即使在明末清初历时约300年的伊斯兰经典汉文译著活动中,也没有产生一本圣训的汉译本。

明末清初以来,兼通四教的著名穆斯林学者王岱舆(约1584-1670年)、刘智(约1655-1745年)、马注(1640-1711年)、马德新(1794-1874年)在他们的汉文译著中,翻译和引用了不少的圣训,为我国圣训的翻译、学习开启了汉文化研究的新途径。

20世纪20年代初以来,中国穆斯林学者才推出了公开出版的全本圣训译著。其中代表作有:1.《圣谕详解》,又名《虎托布》。伊本·沃德安编著,李廷相(虞宸)翻译,1923年由天津光明书社印行,分上、下两卷,共40篇。2.《至圣先知言行录》,又名《穆罕默德言行录》。周沛华、汤伟烈合译,1926年上海伊斯兰文化供应社发行。3.《脑威四十段圣谕》。由脑威选编《布哈里圣训实录》和《穆斯林圣训实录》而成。庞士谦翻译,1947年北平伊斯兰出版公司印刷,北京黎明学社发行。4.《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埃及阿布杜·杰莱勒选编,马宏毅翻译,1950年北京黎明书社出版,1954年北京回民大众书社再版。5.《圣训经》,又名《圣训之冠》。谢赫·曼苏尔·阿里·纳西夫编著,陈克礼译,1954年北京清真书报社初版印行。

1978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特别是圣训翻译研究方面的论文、著作不断发表和出版,极大地丰富了我国伊斯兰教学术文化事业,开拓了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的新领域。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品有:1.《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埃及穆斯塔法·本·穆罕默德·埃玛热选编,维吾尔族



学者买买提·赛来将其译成维吾尔文,1981年民族出版社出版,后来宝文安又据维文转译为汉文,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再版,二者在学术界影响较大。2.《200段圣训》。丁俊翻译,刊载于《西北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3.《布哈里圣训实录》。康有玺译,1999年、2001年经济日报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一、二部。为季羨林先生主编的“东方文化集成”丛书之一。4.《圣训珠玑》。穆罕默德·夫瓦德·阿布杜·巴基选编,1982年由中国伊协主持,在北京以阿拉伯文出版。2002年马贤汉译后,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5.《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祁学义译,共4卷本,2008年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6.《穆斯林圣训实录全集》。穆萨·余崇仁译,2009年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这些翻译研究成果,不仅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伊斯兰教学术文化事业,也为促进中国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学习、团结和睦,不同宗教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和谐相处,提供了相当翔实而客观的第一手资料,功不可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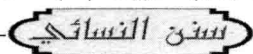
新事物、新问题不断涌现,中国伊斯兰教面临着新的时代挑战。为了积极探索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发掘伊斯兰教倡导的“和平”、“中正”的精神和宗旨,我国伊斯兰教界开展了一种新的有效的宣讲方式,对伊斯兰教义教规中的积极精神加以发扬并做出符合社会进步的阐释,为社会发展和稳定大局服务的“劝导演讲”,即“解经”。“解经”是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积极、有益探索,是在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方面的一项开创性工作。

“解经”,是对《古兰经》和圣训的阐释,是将以《古兰经》和圣训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与现实相结合、与时俱进的有益尝试。中国伊斯兰教的“解经”是根据我国宗教和社会的实际情况和需要,特别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许多新事物,中国穆斯林群众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急需依据伊斯兰教“经”、“训”原则进行解释,以解决中国穆斯林生活中的现实困惑。这是一种非系统的、选摘式的解释,它更具有实用价值和时代特点。中国伊斯兰教解经的这种要求和特点,比较适合中国伊斯兰教传统的卧尔兹宣讲方式,是解经工作部分成果的实践和具体运用。

中国伊斯兰教的“解经”工作重点放在“卧尔兹”上,确切地说是新“卧尔兹”。新“卧尔兹”是中国伊协自1995年开展全国性“卧尔兹”演讲以来逐渐使用的一个新词汇,针对的是一段时期以来有些卧尔兹能满足信教群众宗教和社会生活需要的情况而进行的创新活动。它更多地结合现实和时代发展的大潮流,“以敬主尊圣的信仰化育人,以爱国爱教的思想教导人,以团结和平的意识塑造人,以劝善戒恶的精神培养人,以提高中国穆斯林的综合素质”。

新“卧尔兹”针对过去对经典的阐释,多从大处着眼,多在经训内容、含义、价值等方面下功夫,善于转换新视角,更新旧有知识内涵;注重思想和观点,贴近生活、贴近大众,使伊斯兰教义中的积极因素有效地为社会发展大局服务。从当代解经工作取得的成效来看,经、训对于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古兰经》的翻译和注释,近百年来,中国穆斯林学者给予了更多的关注、翻译与研究,成就显著。而对于圣训的翻译、注释、研究则比较薄弱,对我们客观、全面地了解伊斯兰教的基本主张、教法原理、教义学体系,造成了一定的局限,对客观、公正地理解伊斯兰教和平、和善、和睦的思想要义,造成了缺乏源头活水的知识基础。同时,做好经、训的翻译和注释、研究工作,不仅对我区乃至我国的解经工作有很大裨益,也对维护我国的领土完整、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谐、宗教和睦平顺的良好发展大局至关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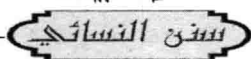
译者余崇仁阿訇,既是我的同仁,也是我的好友。多年来潜心翻译事业,十年如一日,坚持不



懈,从他翻译《穆斯林圣训实录》至今,《艾布·达乌德圣训集》、《奈萨仪圣训集》、《提尔米兹圣训集》和《伊本·马哲圣训集》四大部圣训集中译本同时问世,一路走来,历经艰辛。他能够取得今日之斐然成绩,是他自己长期辛勤耕耘、沉潜研习的结果,也有众亲友和大家的鼎力相助。对此,我深感钦佩和欣慰!四大部圣训集中译本即将付梓,它的问世在我国伊斯兰文化译林中,特别是圣训学园圃中,又增添了新的成果,可喜可贺!

最后,我衷心祝愿余崇仁阿訇能够持之以恒,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伊斯兰教原典的翻译和研究领域取得更大的成绩。

2012年10月25日于银川中寺



## 前言

### 奉普慈特慈的安拉之名

#### 一、奈萨仪生平事略

奈萨仪(al-nasa'i, 839-915年),中世纪伊斯兰教著名圣训学家、“六大部圣训集”的辑录者之一,全名伊玛目·哈菲兹·卡迪·舍希德·艾哈迈德·本·舒尔布·本·阿里·本·希南·白赫尔·本·迪纳尔·奈萨仪,别称艾布·阿布杜·拉赫曼,因其诞生于呼罗珊的奈萨镇,故以其出生地闻名。奈萨镇,隶属呼罗珊,距离埃布尤尔一天路程,赛尔赫斯两天路程,木鹿五天路程,内沙布尔七天路程,为人才辈出之福地。“奈萨”,原意为“妇女”。以“奈萨”命名该镇,源自一段历史。彼时,穆斯林远征军抵达该地,男人悉数逃走,唯留妇女于此。部队进入该镇,不见男人踪影,大家说:“这里全是奈萨(意为妇女)!奈萨们不参战,我们必须保护她们,直至她们丈夫归来。”嗣后,该镇即以“奈萨”著称于世。阿拉伯人有本名、别名和附名之称谓,附名又分为:部落附名、家族附名、职业附名、学派附名、出生地附名和居住地附名等。附名一般是有规则地将名词变成形容词,即将该名词以yi音结尾,如奈萨变为奈萨仪,意为“奈萨地方人”。再如著名圣训学家布哈里,意为“布哈拉地方人”。阿拉伯人对出生地非常重视,因而时常将其作为自己附名,并以此而行于世,奈萨仪即如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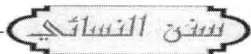
奈萨仪幼时勤奋好学,富有钻研精神。15岁即在伊玛目马立克直系弟子、呼罗珊大学者古泰布·本·赛义德·赛吉菲(?-伊历240年)门下攻读经训和宗教学,17岁时便开始游学希贾兹、伊拉克、叙利亚、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也门、赛欧勒等地,广交名宿硕士。奈萨仪的主要老师有:

1. 穆罕默德·本·伊斯玛仪·布哈里(伊历810-870年),《布哈里圣训实录》辑录者;
2. 穆斯林·本·哈查吉(伊历820-874年),《穆斯林圣训实录》辑录者;
3. 艾布·达乌德(伊历817-889年),《艾布·达乌德圣训集》辑录者;
4. 伊斯哈格·本·伊布拉欣·罕泽里(?-伊历238年),以伊本·拉赫威著称,权威伊玛目之一;
5. 叶海亚·本·穆萨(?-伊历230年),别称艾布·泽克利亚,权威圣训学家;

6. 穆罕默德·本·基拉尼(? - 伊历 239 年)别称艾哈迈德,权威圣训学家;
7. 奥斯曼·本·穆罕默德·本·艾布·谢宜百(? - 伊历 239),《古兰经》诠释者,《穆斯奈德圣训集》辑录者;
8. 苏威德·本·纳赛尔·玛鲁齐(? - 伊历 240 年),权威圣训学家;
9. 伊布拉欣·本·优素福·本·梅姆尼·巴海里(? - 伊历 240 年),巴尔赫(阿富汗)著名学者;
10. 穆罕默德·本·阿布杜拉·本·安玛尔(? - 伊历 242 年),摩苏尔(伊拉克)著名学者,伊斯兰权威;
11. 罕纳德·本·赛利亚(? - 伊历 242 年),圣训学者,著述家;
12. 阿里·本·哈哲尔·本·伊亚斯·赛尔迪(? - 伊历 244 年),权威圣训学家;
13. 赛义德·本·叶尔姑布·塔里贾尼(? - 伊历 244 年),权威圣训学家;
14. 穆罕默德·本·阿布杜·埃尔拉(? - 伊历 245 年),萨那(也门)著名学者;
15. 希沙姆·本·安玛尔(? - 伊历 245 年),别称艾布·瓦立德,大马士革著名学者,号称伊斯兰长老;
16. 阿布杜·拉赫曼·本·伊布拉欣(? - 伊历 245 年),沙姆著名圣训学家,以德希姆著称;
17. 阿巴斯·本·阿布杜·阿齐姆(? - 伊历 246 年),安伯利权威伊玛目,等二十多位著名圣训学家学习、研讨圣训和圣训学,同时广泛搜集圣训及其传述世系。最后定居埃及,从事讲学和著述。915 年,前往麦加朝觐,不幸为教殉难,荣膺舍希德,归真在麦加,掩埋在萨法山旁。

奈萨仪著名弟子有:

1. 穆罕默德·本·艾哈迈德·本·罕玛德·拉齐(? - 伊历 310 年),别称·艾布·毕什尔,专门介绍别名的专著《别称》的著述者;
2. 叶尔姑布·本·伊斯哈格(? - 伊历 316 年),别称艾布·欧瓦那,权威圣训学家;
3. 艾哈迈德·本·穆罕默德·本·萨拉姆(? - 伊历 321 年),别称艾布·贾法尔·塔哈威,著名教义教法学家和圣训学家;
4. 穆罕默德·本·阿马尔·本·艾布·贾法尔(? - 伊历 322 年),圣训学者,著述家;
5. 穆罕默德·本·艾哈迈德·艾布·白克尔·哈达迪(? - 伊历 344 年),沙菲尔学派长老;
6. 阿布杜·拉赫曼·本·艾哈迈德·本·优努斯(? - 伊历 347 年),权威圣训学家,《埃及史》著述者;
7. 侯赛因·本·阿里·本·耶吉德(? - 伊历 349 年),别称艾布·阿里,内沙布尔杰出圣训学家;
8. 穆罕默德·本·哈巴尼(? - 伊历 354 年),别称艾布·哈蒂姆,《伊本·哈巴尼圣训集》的辑录者;
9. 苏莱曼·本·艾哈迈德·本·安优布(? - 伊历 360 年),别称艾布·夏希姆·塔伯拉尼,著名《古兰经》注释家、圣训学家和教法学家,《塔伯拉尼大圣训集》的辑录者;
10. 阿布杜拉·本·艾哈迈德(? - 伊历 365 年),别称艾布·艾哈迈德,以伊本·阿迪仪著称,《大全》著述者等弟子,可谓桃李遍天下。其中几位弟子后来成为圣训、教义和教法领域的权威大学



者,例如伊玛目·艾布·贾法尔·塔哈威和艾布·夏希姆·塔伯拉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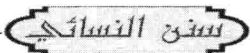
奈萨仪眉清目秀,相貌堂堂,面如冠玉,威严优雅,银须飘逸,他为人低调谦逊,追随哈里斯·本·米斯克尼学习圣训期间,时常坐在后面最隐蔽的角落,能以听到声音即可。他精力充沛,从不知倦,胃口极佳,据说每天可吃一只公鸡。他思维敏捷,善言雄辩,有人问及圣训上出现的方言问题,他回答说:“如果有,那是阿拉伯人所说,即使不属古莱什方言,或阿拉伯语上不存在,那亦不可改变,因为穆圣曾以大众语言向他们讲述。穆圣不讲方言。”

奈萨仪教门功修执著虔诚,曾经数次朝觐,夜间常守拜功,一生坚持先知达乌德的斋戒方式,即封一天隔一天,直至归真而后已。著名圣训学家艾布·侯赛因·穆罕默德·本·穆兹法尔曾说:“我听见我们在埃及的那些长老们公认奈萨仪的圣训伊玛目地位,并且时常讲述他常年白天封斋夜间礼拜的那种虔诚执著。”

奈萨仪精通圣训、教法和伊斯兰法理学,在教法上崇尚沙菲尔学派观点,曾在霍姆斯任过法官。他能背诵全部《古兰经》经文。他对辑录、考证圣训十分严谨,坚持以圣训正文的精确和传述世系的连贯为辑录入卷的标准。他将所辑录的大量圣训经过筛选、考订,按教法实体的门类加以编排定本,命名为《奈萨仪圣训集》。奈萨仪一生研究圣训,并以教法的形式辑录成书,有其独到之处,在伊斯兰教经学史上影响很大,故他被尊称为“伊斯兰圣训学权威和举世瞩目的一代学者”。著名圣训学家艾布·哈桑·达尔古图尼不止一次地赞誉说:“伊玛目奈萨仪在圣训学上超越他的同时代人。”并将《奈萨仪圣训集》称之为“索黑赫”(即圣训实录)。埃及史编纂者艾布·赛义德·阿布杜·拉赫曼·本·艾哈迈德·本·优努斯曾说:“伊玛目奈萨仪是圣训权威,他曾抵达埃及。在埃及居留时间,便显示出才华冠世。他是伊历 302 年从埃及离开的。”著名圣训学家哈齐姆·本·黑札姆和艾布·阿里评价说:“伊玛目奈萨仪对圣训传述人的条件较之伊玛目穆斯林更为严格,他是穆斯林大众的伊玛目。毫无争辩,他是一位卓越的圣训伊玛目。”

## 二、《奈萨仪圣训集》

《奈萨仪圣训集》(sunan al-naisayi),系伊斯兰教逊尼派著名六大部圣训集之一,由呼罗珊(今伊朗霍拉撒省)圣训学家奈萨仪辑录汇编,故以汇集者冠名,以示与其他圣训学家的同类汇编本相区别。《奈萨仪圣训集》辑录于 10 世纪初,脱稿后即呈送拉姆莱(位于今耶路撒冷东部的一著名古城,曾为穆斯林军队驻扎地)的埃米尔审阅,后按埃米尔的建议将其中自认为最真实可靠的圣训抄出,重新列目编排,称为《圣训小集》(al-sunan al-suela),亦称《穆吉泰巴集》(al-mujitaba),原集遂改称《圣训大集》(al-sunan - al-kubra),但仍保持原貌。重编后的《奈萨仪圣训集》被后世学者列为逊尼派权威的“六大部圣训集”之一。本圣训集收录圣训 5700 多段,系辑录者采用布哈里和穆斯林·本·哈查吉两家的原则和要求加以精心辑录,并按教法实体的门类分别编排,内容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有:清洁、水、经血和病血、大净和土净、拜功、五番拜功的时间、宣礼、清真寺、吉布莱、伊玛目的条件、入拜、聚礼、旅行拜功、日月食拜功、求雨、战地拜功、两会礼、殡礼、斋戒、天课、朝觐、婚姻、离异、遗嘱、馈赠、盟誓与许愿、出租土地、善待妻室、狩猎、献牲、贸易、伊玛尼、修饰、法官礼仪、



饮料等。本圣训集问世后,在伊斯兰教界和学界影响很大,不少圣训研究家发表了评论,予以充分肯定和赞扬,学子们争相传抄和学习。

《奈萨仪圣训集》的注释本,较著名的有:

1. 埃及著名圣训学家哲俩伦丁·苏优蒂(1442-1505年)所著《花冠》(azehaer al-luba-erlia-mujitaiba),该注释附在圣训集每页的下边;

2. 印度哈奈菲派圣训学家穆罕默德·阿布杜拉·萨迪(?-1726)所著《萨迪简注》(hashiyetu-ail-yimamu-ail-sandi),该注释本较之苏优蒂的简注更为简明。

奈萨仪除《奈萨仪圣训集》外,还有《阿里的美德》、《圣门弟子的美德》和《昼夜的功修》等著述传世。

### 三、凡例和说明

每段圣训原文,都包括圣训正文和传述世系,即甲传自乙、乙传自丙、丙传自丁……考究传述世系,是鉴别圣训真伪的重要方法之一。但六大部圣训集中的传述世系业已固定,勿须后人深究,又考虑到《奈萨仪圣训集》译本是面对中国读者,故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省略了“传述世系”中的传述序列,而只保留第一传述者,即最先听到或看到穆圣言行的首传圣门弟子,个别地方也保留第二、第三代传述者的姓名。有几点问题需要特此说明:

一是每提及“安拉”时,根据伊斯兰沙里亚规定宜当书以“赞颂他清高超绝”;每提及穆圣时,宜当书以“愿安拉赐福安于他”;每提及圣门弟子时,宜当书以“愿安拉喜悦他”等,但在译文中都予以省略,诚望见谅。

二是“先知”、“穆圣”和“安拉的使者”三词含义完全一样,在原经中可自由替换。为使译文用词规范,如作为圣训言者或行为者时,通用“穆圣”;如作为圣门弟子呼唤对象,即作第二人称时,则通用“安拉的使者”。

三是《古兰经》节文除个别经文和措辞,皆采用马坚先生的译文。

四是在为《奈萨仪圣训集》加注过程中重点参考了马贤先生所译《圣训珠玑》及其所著《伊斯兰伦理学》、《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马坚先生所译《阿拉伯通史》和《阿拉伯简史》、纳忠先生主持翻译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及其所著《阿拉伯通史》、达浦生阿訇所著《伊斯兰六书》、雅古特所著《地名词典》、伊玛目安萨里所著《圣学复苏》、伊本·艾希尔所著《历史大全》及《丛林雄狮》、伊玛目塔伯里所著《历代民族和帝王史》、伊本·赫尔敦所著《伊本·赫尔敦史》、伊本·赛尔德所著《穆圣门弟子的阶层》、伊本·赫哲尔所著《圣门弟子考证》、伊本·阿布杜·班尔所著《圣门弟子大全》、王岱舆所著《正教真诠》、马注所著《清真指南》、刘智所著《天方至圣实录》和《天方典礼》、马恩信所译《论伊斯兰教律中的合法事物和非法事物》、马明良所著《简明伊斯兰史》以及《穆罕默德传》、《穆罕默德生平》、《伊本·凯希尔经注》、《塔伯里经注》、《伊本·阿巴斯经注》等其他有关经书。在翻译加注过程中,为使体例和行文方便,未能就所参考和引证资料一一注明,在此祈求安拉回赐他们,提升他们天堂的品级。

五是阿拉伯人名一般由本人名、父名、祖父名、家族名(即部落名)、籍贯地名和别名(即尊称、别称和昵称等)组成,书写复杂,且重名现象较多。为了避免重名,并使阅读圣训时不为冗长的人名所难,译者根据阿拉伯人名使用惯例将每段圣训首传人的名字尽可能予以简化,即有的用本人名,有的用本人名加父名或家族名,相当一部分用别称。

六是《奈萨仪圣训集》版本较多,本圣训集是根据现代铅印本黎巴嫩·贝鲁特的4册合订本而翻译。

七是圣训属于安拉启示的一部分(见《古兰经》53:4),它既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宝库中的重要遗产,也是全体穆斯林最庄严、最根本的经典之一。故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从不敢粗心草率而望文生义,始终竭尽全力地致力于忠实原文,认真研读有关注释,并查找资料参阅各种经书,以求译文准确通顺。但限于译者水平,译文难免有不尽人意甚至错误之处,诚望广大读者、专家和欧莱玛仪们批评指正,以期再版时予以更正。

#### 四、结 语

在《艾布·达乌德圣训集》、《奈萨仪圣训集》、《提尔米兹圣训集》和《伊本·马哲圣训集》顺利出版之际,首先感谢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对这项工作的大力支持,会长陈广元大阿訇百忙之中拨冗作序勉励后学,副会长阿地里江亲自负责审稿并且担任总审校,协会专门成立了以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院长助理从恩霖为组长,杨志中、杨会营和穆卫宾为成员的审稿小组,他们认真仔细地阅读译稿,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使译者根据他们的意见做了一些相应的修改。在此,特向中国伊协的各位领导,以及审稿小组的老师们的致以诚挚的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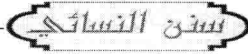
感谢宁夏回族自治区宗教局、宁夏回族自治区伊斯兰教协会的热心帮助。从我着手翻译圣训伊始,宁夏宗教局和伊协就关心关注着这一进程,他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从而使圣训集的翻译和出版得以顺利进行。在此,由衷感谢中国伊协顾问、宁夏伊协名誉会长谢生林阿訇,中国伊协副会长、宁夏伊协会长杨发明阿訇,副会长兼秘书长李玉山,原副会长兼秘书长黑富礼,副会长马成才,副秘书长杨学等人的深切关怀和无私帮助。

感谢宗教文化出版社社长兼总编戴晨京博士和圣训集责任编辑赛勤先生,正是由于他们的重视和敬业,圣训集中译本得以顺利面世,在此深表谢忱。

感谢宁夏大学将圣训集中译本列为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宁夏大学阿拉伯研究中心成果、阿拉伯世界与中国内陆向西开放协同创新中心成果。

感谢在我从事翻译的这年中,鼎力帮助我的那些虔诚的多斯提们,在此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他们是哈吉马存义及其眷属,马源浩及其眷属,王玉德及其眷属,穆斯林企业家妥云先生,宁夏富龙实业集团董事长马廷福先生,金忠杰博士,杨过先生,哈吉马子元、哈耀贤、单玉海、马永明、马彦和、李国华、马林清、王学福以及马风龙和马耀进等志士同仁。

祈求安拉准承我们的一切善举,赐予我们两世幸福吉庆,襄助我们在伊斯兰文化的弘扬和传播方面取得更多的成果。



“我们的主啊！求你在今世赏赐我们美好的（生活），在后世也赏赐我们美好的（生活），求你保护我们，免受火狱的惩罚。”

——《古兰经》2: 201

穆萨·余崇仁

2012 年 10 月 25 日于银川